

近十年来绅商阶层研究综述

米龙

(兰州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绅商”作为近代社会中产生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是社会转型时期的产物。近年来学界对绅商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研究综述却无一篇。学界对于绅商词义、绅商性质、绅商作用、绅商产生途径均有不同的认识,通过对比、梳理各种观点能够对绅商阶层有一全面准确的认识,同时也能促进学界对绅商阶层的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绅商词义;绅商性质;绅商作用;绅商产生途径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13.03.018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477(2013)03-0062-06

近年来在近代化史学范式的影响下,学界对绅商阶层的研究呈雨后春笋之势,学术论文及学术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然而对于绅商阶层的研究综述却无一篇。学界对于绅商的词义、性质、作用等几个方面均存在争议,对各种观点进行梳理、对比能够使我们更加清楚、深刻地认识绅商这一阶层,同时也能够促进学界对绅商阶层的进一步研究。

一、学术界对“绅商”词义的辨析

(一)“绅商”一词起源

“绅商”一词是近代各种历史文献中出现相当频繁的一个词,其出现的具体时间学界有论证。余英时先生在讨论近代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时,曾列举出一条较早记载“绅商”的材料,“余抵任后……即出示严禁棚民开垦山田;劝谕商绅,疏通河道,以妨壅遏”^[1]。此则材料是麟庆在1823年任徽州知府时的自述。余英时先生应用这则材料,大抵是为证明两点:一是“绅商”一词大致出现的时间,二是此时的“绅商”一词指绅士和商人两类人。同时余英时先生引用材料证明,“绅商”一词即是“绅士商民”一词的简化,“于是郡中绅士商民,输金糜至”在此材料中可以看出“绅商”是由“绅士商民”简化而来^{[2] (P574-575)}。

对于“绅商”一词是由“绅士商民”一词简化而来,谢放教授也找到了材料来证明此一结论。在光绪十九年(1893)巴县档案中记载:“自前冬天至渝以来,每与城厢内外商贾绅粮谈及洋棉纱利益,无不叹息。今据绅商等意见,拟在重庆城外,亦须仿上海纺纱公司章程,先以集股开设机器纺纱局”^{[3] (P65)}。由此材料可知“绅商”即为“绅贾绅粮”的缩写,这则材料也佐证了余英时先生“绅商”即“绅士商民”的论断。同时谢放教授找出最早出现“绅商”一词的材料为:“又与郡城绅贾商酌,允

为详请议叙,始得制钱数千贯,交绅士办理,不经官吏之手”^{[5] (P31)}。材料中的“绅贾”与“绅商”为同义,而这则材料是在朔平知府张集馨香在1837年日记中提到的,这也是最早关于“绅商”的记录。同时谢放教授在《“绅商”词义考析》一文中列举了大量在十九世纪中叶文献中出现“绅商”一词的例子,同时指出在二十世纪初“绅商”一词在各种文献、档案中已经是到处可见。

由此可以看出,“绅商”一词出现最早的时间,当是余英时先生列举的道光三年(1823)麟庆自述中提到的“劝谕商绅”这一例子,此为“绅商”一词出现于文献中的最早记录。同时余英时先生对“绅商”即为“绅士商人”一词的简化用材料进行了证明,此一观点得到学界的认同,当属无疑。谢放教授《“绅商”词义考析》中指出,最晚到19世纪中期,“绅商”一词已流行于各种文献,到20世纪后,“绅商”的用法更是俯拾皆是^{[4] (P126)}。

(二)“绅商”名辩

从上文可以得知关于“绅商”一词出现的时间、“绅商”一词的由来及“绅商”一词在资料档案中大量出现的时间,学界已经基本形成了统一的观点。现在学界对“绅商”这个词争论比较大的是其指代性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绅商”一词,既可以分指绅士和商人,也可以特指绅士和商人融合成的一个新的阶层。汉学家巴斯蒂教授认为:一般说来,若将这个名称用于一个集团,那就泛指参与商业的官吏和文士,拥有功名和官衔的商人,以及同他们有联系的纯粹文人和商人,如果这个名称用之于个人,那仅指前面两类^{[6] (P620)}。马敏教授认为:在20世纪前期的文献中“绅商”主要指的是绅士和商人两类人,但是在此时的文献中同样存在着单指性的例子,即直接称某人为“绅商”^{[7] (P410)}。谢放教授则认为晚清以来虽然出现了绅与商的合流,形成了一

[投稿日期]2013-04-10

[作者简介]米龙(1988-),男,河北平山人,硕士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西北区域社会史。

个亦绅亦商人的阶层，但是当时的文献中，“绅商”一词基本上是指“绅”与“商”并未形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4] (P124)}。对于此，王先明教授则采取一种比较折中的看法，其认为“在清末社会关系体系中‘绅’与‘商’两个社会阶层的已经相互渗透，一身两任的人物已是普遍的社会现象。但‘绅’与‘商’从总体上任由不同阶层与集团的区别，绅商即是‘绅’与‘商’的合称，又是亦绅亦商的单称。这是一个社会躁动时期难以确切定性的动态性称谓概念”^{[8] (P241-243)}。徐鼎新同王先明一样认为：“绅商是晚晴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爱形成的一个特殊社会阶层。它集‘绅’与‘商’双重身份、双重性格于一身，上利用官与绅一脉相通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势力，下利用商与商利害与共、休戚相关的经济关系”^{[9] (P48)}。

可见关于“绅商”词义的分歧主要是其指代性的问题。马敏教授和谢放教授成为两种观点的代表性人物。马敏教授认为“绅商”一词既可以指分别指代“绅士”和“商人”两种人，也可以是对“亦绅亦商”这类人物的单称。“明清之际论及绅士和商人合流现象时，多以‘士商相杂’谓之。这里的‘士商’，通常指士人和商人两类人，偶尔也兼指亦士亦商、浑然一体的群体或个人”^{[7] (P410)}，而谢放教授的观点恰与马敏教授的观点相左，其认为“绅商”一词基本上分指“绅”与“商”，并未形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由此可以看出关于“绅商”词意争论是以马敏为代表的“单指性”内涵和以谢放为代表的“分指性”观点。

马敏教授认为直到20世纪初年，文献中使用‘绅商’一词时，多分指绅士和商人两类人。但是随着“绅士和商人在新的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参透、融合，有时二者已是浑然一体，难分彼此，变成某种亦绅亦商的，兼具绅、商特征的独特群体”^{[7] (P412)}。马敏教授引用多条史料来证明其观点，如1906年《商务官报》上刊登的一则商部禀文，“该绅商所每年包雇五千车认缴运费自可照准等因。查此案既经北洋大臣核复照准，所有该绅商等设立栈房、运储煤灰一事，自应准其立案”^{[14] (P10)}。马敏教授指出在这则材料中“绅商”一词直接冠之于一人。这表明当时绅与商的融合已经成为社会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在人们的观念中绅与商已经成为浑然一体的群体。同时马敏教授将“绅商”与“职商”、“学绅”两类人进行了横向上的比较，进一步指出由传统之绅向近代社会之商进化是其总的趋势，虽绅、商特性兼具，但又以商的身份为指归。

谢放教授的观点恰与马敏教授的观点相左，在

《“绅商”词义考析》一文中详细的论证了“绅商”一词基本上是分指“绅”和“商”两类人，并没有形成一个单指性的混合词这一命题。谢放在文中不仅列举了六个代表性的例子来论证，而且还对马敏所列举的实例进行了一一反驳。谢放教授列举的实例在时间上跨度较长且包括当时的报纸、公函、禀文，具有较强的实证性此处不再一一列举。同时指出马敏在证明自己观点时对材料的解读不准确性。如针对上文马敏认为“绅商某某”为“绅商”单指性最有力的证据，谢放教授指出“绅商”一词作为连称多见于官方的批文中或是他人的“他称”，“绅商”的自称基本上分为“绅等”或“商等”，很少有自己称呼自己“绅商”。这表明“绅商”自身，对于自己的身份认同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4] (P130)}。通过大量的材料分析谢放教授最后认为，清末以来“绅”与“商”已经出现了融合，形成了一个亦绅亦商的阶层，但是在文献中出现的“绅商”一词大多分别指代“绅”与“商”两类人，其还没有形成一个单指性质的混合词。“亦绅亦商”的人对自己的身份认同仍有偏重，或认为自己偏重于商人，或认为自己偏重于绅士。即“绅”虽然从事了工商业，但其身份认同仍然是“绅”；“商”虽然用金钱买来“绅”的头衔，但是在身份认同上仍觉得自己乃是“商”。由此可知“绅商”一词的内涵实际上是社会的转型与文化的变迁所留下的印记，丰富的社会内容与文化意蕴包含在其中。只有对“绅商”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作更深入、更具体的调差研究，才能够了解到“绅商”一词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所表达出来的历史信息，才能了解隐藏在历史背后的真实的、深刻的“绅商”的含义。

综合以上来看关于绅商词义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其单指性和分指性的分歧上，两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各自为谢放和马敏。谢放教授注重多材料的分析，对档案中“绅商”具体的词义和称谓进行了详细的分析，由此得出其“分指性”的结论；马敏则从长时段的视野考察“绅商”其含义，因“绅商”阶层不断的发展其含义也必定随之变化，在产生之初可能没有分指性的内涵，但是随着“绅”与“商”的不断融合，随后绅商一词必定会产生“单指性”的含义。

二、“绅商”阶层的社会构成及形成途径辨析

清末社会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在山河破碎、国势危急的严重挑战下，救亡图存构成近代中国压倒一切的主题。在抵抗外国经济侵略的危机的情形之下，重商主义思潮兴起。在此一思潮的推动下商

人的社会地位大幅度的提升,传统的“四民”社会格局被打破。同时在重商主义思潮下,传统社会秩序下的“利义观”也发生改变。“在重商主义思潮的冲击下,儒家正统义利观开始在人们心目中逐渐贬值,而求利、致富观念则逐渐占居上风,深入人心,成为时势所趋”^{[11](P75)}。“绅商”阶层即是在此种背景下产生的,作为晚清绅士阶层与商人阶层相融合的产物,绅商阶层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产生:由绅而商或是由商而绅。

(一) 由商而绅的方式

由商而绅的途径中,商人主要是通过捐纳和捐输两种方式来实现自身角色的转化。而在道咸同光之际广泛流行的捐纳和捐输,乃是商人跻身于绅士群体的主要途径^{[7](P416)}。捐纳和捐输都是以资买官的形式,但是两者之间仍有区别,大体上可以这样说捐输是奖励,捐纳是卖官。晚清国势江河日下,财政短缺达到极点,因此,卖官鬻爵的情形更加泛滥。大量的商人通过捐纳和捐输两种形式在仕途上取得功名,即便只是一个虚衔。从苏州商会第三届73名绅商功名、职衔来源情况可对此一情形有一管窥。

表1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

途径	由科举	由捐纳	总计
人数	11	62	73
百分比(%)	15	85	100

图表资料转引自: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第83页。

产生这种情形的原因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第一,商人是出于对绅士社会地位和特权的企羨,自己也想通过跻身统治阶层,来获得相应的特权。第二,商人群体通过此一方式获得统治阶级的认可,从而保护自身的经营活动,取得同官府打交道的资格。“商人一经册列于绅士,就有了相应的面子和保护伞,说话办事都硬气的多,这是社会价值认同仍定向在绅士群体使然”^{[11](P85)}。第三,近代开通商口岸以后,商人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变化。这与其四民之末的地位不符,自然要求改变富而不贵的现状,要求在社会政治地位上得到相应的认可。第四,近代商人为摆脱从封建自给自足的农业自然经济中谋求利益的方式,要求开拓更加广阔的市场,但是仅商人自身的地位远远不能做到这点,这就要求商人借助官府与绅士的力量来发展自身。

商人通过捐纳等途径转化为绅士阶层的情形,多少分化和改变了这个传统权势阶层的内部构成,使现代化的一些因素融入了这一传统阶层,相对稳定的社会阶段也发生了一定的裂变,在一定程度上

增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力,这是其具有积极意义的一面。然而,商人在与绅士阶层发生部分融合化的过程中,难免不习染上一些“官气”,从而使商人阶层的素质发生某些不利的变异,这是其消极的一面。

(二) 由绅而商的渠道

19世纪末以来,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之后,传统绅士和官员向工商界的转化大大加剧,“弃士经商”已蔚然成风。风气所及,甚至连封建最高功名获得者一状元开始经商。1895年,状元张謇兴办大生纱厂,成为“通官商之邮”的大绅商。状元而外,其他级别的绅士由科举仕途转入工商界的,更是不胜枚举。马敏在《晚清“绅商”阶层的产生》一文中列举大量的实例来证明此一观点。王同愈,字胜之,晚号栩缘老人,江苏元和人,光绪十五年(1889)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十七年(1891年)和十九年(1893年)两度任顺天乡试同考官,继又任清朝驻日公使参赞。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为女儿病故返回苏州原籍,遂脱离官场,积极参与地方商务和学务,1905年发起组织苏州商会,起草呈商部稿。商会成立后被选为名誉会员,开始由绅向商转化。清末民初被选为苏经苏纶丝纱厂总经理,并供职苏省铁路公司,成为姑苏声名显赫的亦绅亦商的人物。巴县秀才杨海珊租德商牌在南江门外晒坝设立了一家火柴厂。烟台生员孙乐修拟设立畜牧公司,抽牧经纪费。福建闽县人陈璧,系光绪三年(1877年)进士,授内阁中书,后涉足商界^{[7](P423)}。这样的例子很多,这说明当时士绅经商已经成为一种不可扭转的潮流。

晚清士绅“弃士经商”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首先是因为近代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后,经济结构的内在变动及社会关系的调整,使传统的价值观念与社会现实不相符合。因此农业宗法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过渡过程中,金钱必然代替功名成为衡量社会成就与地位的重要标志。其次,晚清科举制度的变革乃至废除与绅士纷纷转入商业有极大的关系。废除科举制,使读书、升官、发财之间没有了必然的联系,学子们不能通过此一途径来光宗耀祖,更有甚者其生计也已成问题。在此情况下各省童生、生员、贡生只能抛弃功名,重新寻找出路、重新定位自己在社会中的角色。因而1905年废除科举之举是导致绅、商合流趋势增强的关键因素,对近代社会阶层的调整变化也有深远的影响^{[11](P92)}。学者对于由绅而商的这中社会阶层的转化,都认为是积极的,是社会阶层流动向着正确方向的表现。

马敏认为：在甲午战后迅速升温的由绅而商的转化，则属于符合时代潮流和社会变化趋势的顺向社会流动。社会流动的方向取决于近代社会的转型程度。由绅而商人的顺向流动取代并压倒由商而绅的逆向流动，既是社会价值定向由虚趋实、由士而商的转化结果，也是社会结构变化明显加快的表征。王先明指出绅士集团的转型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的，这一转型淡化了传统身份的吸附作用。这一转型趋势是身份社会转向职业社会，进而有助于促进人身的解放，使民众挣脱等级的束缚，获取个性的自由，尽管在近代中国这一作用是有限的^[12]。

三、“绅商”阶层的性质辨析

关于“绅商”阶层的性质定位主要有两种观点。有的学者认为“绅商”阶层是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或者称之为其早期形态，而有的学者通过考察“绅商”阶层的历史沿革和地区差异，认为不能笼统的将“绅商”和资产阶级划等号。

贺跃夫在《晚晴绅商群体的社会构成辨析》一文中将“绅商”分为三种类型，即传统绅商、正在演变中的绅商与新兴都市资产阶级化的绅商。而笼统的把“绅商”阶层同资产阶级画上等号是不合理的。贺跃夫首先对三种“绅商”的产生源流做一梳理，又将“绅商”发展源流也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由于投资经营近代企业，而导致自身的经济地位发生重大变化，由地主阶级变为资产阶级。第二种是作为地方上的士绅、名流，仅仅参与、涉足、倡导建设本地新兴近代企业，而本身并不投资或经营这些新式经济事业，经济地位也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同时自明代以来传统社会各阶层之间早已经存在社会流动，因此19世纪中叶以前作为社会流动产物的绅商仍旧是封建财富与权势的结合；而19世纪下半叶以后，面对新的社会变局，“绅”与“商”的合流中已经介入了新的历史成分。“到20世纪初年，传统内变迁与近代变迁的并存与交汇，使‘绅商’的社会构成已复杂化。因而，我们对清末‘绅商’群体的社会属性，难以作笼统的定性概括”^{[13]P45}。同时在清末办企业的热潮中，一些地方的士绅名流涉足的新兴经济事业很多，在当时的《东方杂志》、《申报》、《商务官报》中此类报道可谓是不胜枚举，但能够真正的办的像样的却没有几家。并且除通商口岸由买办或者由买办转化而来的“绅商”对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有一定的经营能力外，内地“绅商”对近代企业往往不善经营，一般仍是通过传统方式来经营。在这些企业产生之初“他们传统的社会声望、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网最初可能有

利于企业的诞生，但他们的知识背景、传统意识及行为方式又有可能阻挠甚至扼杀新生资本主义婴儿的发育成长。因而，涉足新的经济事业者，并不一定意味着经济地位的变动，我们对卷入清末企业热中的‘绅商’的资产阶级化的程度显然不能估计过高”^{[13]P45}。可见此类的“绅商”只是披着资本家外衣的与近代资本主义多少有些关系的士绅，其并没有在实质意义学会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方式、运作方式。

基于以上对“绅商”类型的分类，贺跃夫指出，实际上清末的绅商阶层包含着各种类型，其经济活动的内容和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因此绅商阶层的社会性质也不能笼统的划一，不能笼统的断定是一个新兴的社会阶层或者资产阶级。“绅”与“商”的合流既是传统的封建财富与权力的结合，也是近代社会变迁中出现的阶级的重构现象。同时由于中国各地区之间社会经济不平衡，使各地区之间变现出或快或慢的趋势。而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及历史因素导致各省之间本来就发展不平衡的经济水平，在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影响下加剧这种不平衡的趋向^{[13]P46-47}。因此在贺跃夫教授看来在界定“绅商”阶层的性质时既要考虑其本身的历史沿革和结构作用，也应兼顾到各地区不同经济水平下“绅商”的具体作用。而不应该将“绅商”阶层与资产阶级笼统的划等号。

对于“绅商”性质的界定，马敏认为：“绅商”的社会属性非常难以确定。一方面，“绅商”在行业构成、经营方式、乡土渊源、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上表现的非常保守、非常传统，基本上与传统的绅士和旧式的商人一样。但是另一方面，绅商已经开始参与、涉足近代形式的实业投资，同近代经济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资本的运营方式、生活方式、思想意识上都开始出现近代化的趋势。在这一意义上，又不能完全将绅商阶层驱逐在近代资产阶级的营垒之外。所以将绅商阶层定义为，中国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比较合适。马敏教授从三个方面对此命题进行了论证。第一，“考察绅商阶层是否已经构成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必须始终注意捕捉它作为一个社会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整体性特征，考察该阶层在近代化潮流中所表现出的总的发展趋势，看它作为一个整体是否已经属于资本主义新兴经济体系，是否已站在早期资产阶级的立场说话、办事。简言之，即判断其根本经济利益之所在。由此判断，近代绅商阶层已经与新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广泛的和密切的联系，其经济活动和思想意识也开始表现出某些不同于传统绅士和商人阶层的

价值取向,因此在总的趋势上“是坚定的支持经济现代化的”,基本上可以视为近代民族资产阶级的早期形态”^{[7](P436)}。第二,对“绅商”阶层定性须区分中外关于资产阶级定义的不用认识。资产阶级是西方社会科学中引入的一个概念,其表现的是欧洲近代社会阶级演化的一种形式。但是中国学界总是自觉不自觉的用西方早期资产阶级的标准来衡量我国,这样就无法真正的看到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本态。中国与西方社会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与历史背景,即便是中国出现过类似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形式,但我们相信两者的不同点还是要远远大于其相似点。第三,“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的形成又是一个由外及内,内外结合,由隐而显的连续建构过程。在这一历史过程中不断发生着两级的社会分化和整合,一极是旧式地主、商人、官僚和士绅在巨大的社会震荡中被迫瓦解、分化,被甩离原来的运行轨道,重新寻求自己的社会位置;另一极是新的或半新半旧的社会成员在共同利益驱使下,日益接近、组合,进而凝聚为一个具有一致经济和社会目标的新兴社会阶级—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如果说中国早期民族资产阶级本身不过是一个处在分化组合中的多层次结构的社会阶级集团,那么,绅商阶层便是其中与传统社会最为接近的一个层次,也是新旧社会阶级,阶层部分重叠和粘连的层次”^{[14](P208)}。

四、“绅商”阶层的社会作用

“绅商”阶层的社会作用与对其评价息息相关,国内对绅商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且多是在现代化的范式下对其作用和影响进行评价的。所以在绅商评价的问题的上并没有大的分歧,基本上都承认其在促进近代经济发展这一方面的作用。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一书对“绅商”阶层的社会作用做了系统的评价。此书从绅商与社会公益、绅商与社团、绅商与市民社会、绅商与南洋劝业会四个方面对绅商的社会作用进行了阐述。如在社会公益“正是在绅商阶层与官员的合力推动下实现的,而资产阶级化的绅商群体在这类公益活动中进一步整合了自身的集团凝聚力,将其势力和影响延伸到许多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界限尚不甚明确的公共领域之中”^{[11](P227)}。绅商的作用主要还是表现在对中国近代经济的推动方面,马敏指出“晚清近代绅商的经济活动,即有顺应近代化潮流,推动晚清社会经济发展的一面,又有依附于传统,使近代社会经济转型变得复杂而迟缓的一面。从后来的历史演变过程观照,绅商经济活动的前一方面的意义是主导性的,绅商阶层本身充当了从前资本主义社会阶

级关系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过渡的跳板,现代意义的工商资本家正是从绅商一代亦官亦商、亦绅亦商的早起形态的资本家逐步演化而成”^[14]。

马敏教授从横向与纵向两个方面来说明绅商的社会作用,纵向上回溯了传统绅商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作用,而后在每一方面重点分析了近代绅商的角色功能。横向上对近代绅商所处的时代背景进行了详细的剖析,指出绅商扮演这样角色的原因。

五、结语

对“绅商”词义、“绅商”阶层的性质、“绅商”阶层的产生途径及其作用和影响做一简单的梳理,有助于我们对“绅商”阶层的全面理解。在“绅商”词义及性质方面学界仍存在较大的争论,每位学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分析,可谓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而对于其作用影响及其产生途径方面马敏教授对此有一全面详细的论述,且学界基本对此无异议。

参考文献:

- [1] 鸿雪. 因缘图记[Z]. 第1册(下册)上海:上海点石斋石印本.
- [2] 余英时. 士与中国文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 [3] 四川省档案馆. 四川保路运动档案选编[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
- [4] 谢放. “绅商”词义考析[J]. 历史研究,2011(2):125-127.
- [5] 张集馨. 道咸宦官见闻录[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 [6]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7] 马敏. 晚清“绅商”阶层的形成[A]. 周积明,宋德金. 中国社会史论(下卷)[C].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 [8] 王先明. 近代绅士——一个封建阶层的命运[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 [9] 钱小明. 上海总商会史[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
- [10] 商务官报[N]. 第一册,第17期.
- [11] 马敏. 官商之间—社会剧变中的近代绅商[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
- [12] 王先明. 近代中国绅士集团转型初探[J]. 东南文化,1990(4):17-19.
- [13] 贺跃夫. 晚清绅商群体的社会构成辨析[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4):43-45.
- [14] 马敏. 晚清绅商与近代经济发展[J]. 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3):64-66.

[责任编辑 王云江]
(下转第71页)

- [7]蔡鸿源. 民国法规集成(第49册)[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9.
- [8]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公安志[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 [9]派警练习机关枪[N]. 大公报, 1917-7-20.
- [10]警厅保安队开始操演[N]. 益世报, 1922-3-3.
- [11]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公安志[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 [12]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公安志[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 [13]天津市丛刊编辑委员会. 天津市警务概况[M]. 1948.
- [14]王一鸣告诫保安队官长严以律己诚以待人[N]. 益世报, 1932-7-27.
- [15]张学铭检阅保安队[N]. 益世报, 1931-3-6.
- [16]临时保安队驻堂[Z]. 天津广仁堂卷宗[Z]. 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J0130-1-000222.
- [17]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 公安志[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 [18]北乡发现游匪 已被保安队击败[N]. 益世报, 1928-5-13.
- [19]天津特别市公安局秘书处. 天津特别市公安局周年纪念特刊[M]. 1929.
- [20]津市保安队昨开赴滦东[N]. 益世报, 1933-9-29.
- [21]政协天津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天津便衣队暴乱[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 [22]天津市丛刊编辑委员会. 天津市警务概况[M]. 1948.
- [23]王凯捷. 天津抗战[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5.
- [24]公安局保安队各级长官垫购物品亏款[Z]. 天津市财政局卷宗[Z]. 天津市档案馆馆藏: J0054-1-003087.
- [25]新任保安总队长程希贤昨午接事[N]. 益世报, 1936-2-13.
- [26]张芾棠. 天津便衣队暴乱实录[M].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1987.

[责任编辑 王云江]

Research on Tian Jin security guards in Min Guo period

CHEN Jing

(Social Science Departmen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new police was produced in 1902, there is no such position as the security guard. In Min Guo period, the security guards were built to protect the social order because of the turmoil and deterioration of the society. The security guard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maintaining the social security, dealing with the emergent group incidents, and resisting foreign aggression. In most time of the Min Guo Period, Tian Jin security guards mainly protected the interests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however, the police made certain contribution in maintaining the stability of the local society.

Key words: Tian Jin; the security guards; the public security; the order

(上接第 66 页)

Research on the gentry class over the past ten years

MI Long

(History and Culture Colleg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20, China)

Abstract: The gentry class as a new class in the modern society is a product of the social transformation period, which provides a good way to observ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for us. Recent years, there are a lot of researches and books about the gentry class, but no research overview.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for the meaning, the nature and functions of the gentry class. Analysing various ideas can help readers build the overall understanding of the gentry class, and promote the study on the gentry class.

Key words: gentry class; nature of gentry; effect of gentry class